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梁 斌/著

HONGQIPU

红旗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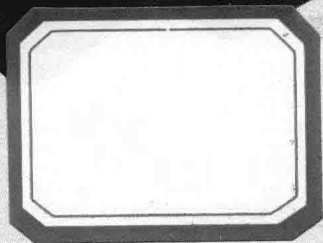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上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梁斌/著

红旗谱

HONGQIPU

上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旗谱/梁斌 著;王英茜等改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10.5

(红色记忆系列)

ISBN 978—7—5387—0021—3

I. 红… II. ①梁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—缩写本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8590 号

红旗谱

作 者: 梁 斌

出 品 人: 张四季

责任编辑: 赵 岩

插图绘制: 于学敏 赵 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: 130011

电 话: 总编办: 0431—86012927 发行科: 0431—86012952

网 址: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80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5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他要砸掉这古钟了！”

那时，小虎子才十五岁，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，就从家里走出来。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，矗立在地上有两人高。伸手一敲，嗡嗡地响，伸开臂膀一撞，纹丝不动。

他看完了钟，一口气跑下大堤，走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：“土豪霸道们！欺侮了咱们几辈子。你想，堤董他们当着，堤



款被他们吞了。不把堤坝打好，决了口，发了大水，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，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严老祥大伯的声音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，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，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？”

父亲听得老祥大伯说，猫着腰虎虎势势（注：说人虎虎势势是形容粗壮有力。说举止虎势，是形容动作威武而略带粗莽）地跑前两步，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，说：“我那大哥！这你还不明白？那不是什砸钟卖铜顶田赋，他是要砸钟灭口，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！”

老祥大伯扬起下巴，眨巴着眼睛，想了老半天，豁地明白过来，呆了半天才说：“可也就是！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，把官地南头栽上柳

树，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。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就沉下了头去，把下巴拄在胸脯上，翻来覆去思忖了老半天，又猛地抬起头来说：“可谁又管得了？”

父亲忽地把脸向下一拉，说：“谁又管得了？我朱老巩就要管管！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，往天上一挥一扬地，说：“管什么？说说算了，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。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，咱是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？”

父亲听了真是气呼呼的，血充红了眼睛，跺着脚连声说：

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（注：指同别人拼命）！”

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，跳跼过拳脚，轰过脚车，扛了一辈子长工。这人正在壮年，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儿结实，恼怒起来，喊声像打雷。



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，霸占官产，牙关打着嘚嘚，成日里喊出喊进：“和狗日的们干！和狗日的们干！”不知不觉，传出一个口风：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，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，出头拼命了！”

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睁开大眼睛看，父亲正在悄悄地磨着铡刀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睛看他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，要是有人去砸钟，快跑回来告诉我。嗯！”听了父亲的话小虎子点着头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来，站在千里堤上，看着堤上的老钟。忽然看见冯兰池带人来，他急忙跑回去告诉了朱老巩。

朱老巩拿着大刀走上大堤，正看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，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！”朱老巩走前几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拍起胸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朱老巩睁大了眼睛，看了看四周围热情的乡亲们，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，说：“姓冯的！你来看……”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，手指戳着钟上的字文说：“钟上明明刻着：‘……大明朝嘉靖丙午年，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空口无凭，铸钟为证……’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！”

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，他倒竖起眉毛，抖擞起脸庞，麻沙（注：指沙哑着嗓子）着嗓子说：“住口！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，并不关别村的事。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？好事的人们在钟上铸了字文，居心讹诈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，甩了冯兰池的右手，又抓起他的左手，说：“胡沁（注：胡说八道）！仗着你冯家大院里财大气粗，要霸占官产……”他抡起右手，往大柳树林子



上画了个大圆圈。

“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，自从你当上堤董，凭仗刀笔行事，说成你冯氏的祖产。冯兰池呀冯兰池！今天咱四十八村要跟你算清老账，要是算不清楚，我叫你活不过去！”

冯兰池一听，脸上腾地红起来，恼羞成怒：“朱老巩！你血口喷人，不讲道理！有小子骨头，来，试试！来！有我一面承当，开锤砸钟！”

这时严老祥也手持一把劈柴大斧，挺身而出：“你砸不了！”

朱老巩闪开衣裳，脱了个大光膀子。小辫子盘在头顶上，挽了个搪扭儿（注：把辫子一圈圈盘起来，然后系个结）。他又开腿把腰一横，举起铡刀，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，张开大嘴喊：“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，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冯兰池 ■ 睁眼一看，他怔住了。朱老巩和





严老祥，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。冯家大院里虽说人多势众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。严老尚伸出右胳膊，挽住朱老巩的左手，伸出左胳膊，挽住严老祥的右手，说：“一个个膘膘楞楞的，一戳四直溜（注：指人身体结实）的五尺汉子，不嫌人家笑话？”他们俩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饭馆里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。

严老尚嘴唇上像抹上香油，比古说今，说着圆场的话。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，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，盯住端着杯子的手，静静愣住。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，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。他大睁着眼睛，痛苦地摇摇头，哆嗦着两只手说：“咳！是油锤砸在铜钟上？铜钟碎了？”朱老巩明白过来，是调虎离山计，一时气炸了肺，眼睁睁看着严老尚，吐了两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脸上像蜡渣一样黄。

朱老巩一病不起，他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

说：“儿啊！土豪霸道们，靠着银钱、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，压迫我们一辈子！要记住，你久后一日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为我报仇，告诉人们说，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，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！”说完把眼睛闭上了。姐弟俩扑在父亲身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姐姐害怕弟弟在村里遭了毒手，只得忍痛包上几件破衣裳，捆上一条破棉被，送他逃难去了。

 2

三十年以后的一个春天，从关东开进第一一二次列车，直向保定驰来。汽笛一吼，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，他嘴上轻轻念着：“快呀，真是快呀！三十年时光，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。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，才回到老家了！”猛地，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，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，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。

一个黑黑实实的、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挨到他的跟前，问：

“到了老家？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？”

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，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，也挤过来，扒着车窗说：“哪里？还没有到嘛！”

大的，叫大贵。小的，叫二贵。中年妇人，是孩子的母亲。一说到了老家，孩子们都高兴。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人，到了边远的地方，一见了直隶人，都是乡亲。回到保定，就像到了家乡一样，身上热烘烘的。”

下了车，朱老忠意外地遇上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，原来他要去关东找他父亲。

“兄弟！先说说，为什么单身独马地闯关东？”

严志和慢吞吞地说：“说起来话长呀……我爹被逼闯了关东，一直没音信。前三年，咱地方打过两次仗，闹过两次兵乱。锁井镇上冯老兰和冯老洪闹起民团来。他们拉着班子壮丁打逃兵，打下骡子车和洋面来发洋财。不承望，



逃兵们从保定捅来了一个团，架上大炮，要火洗锁井镇。冯老兰慌了神，上深县请来个黑旋风，从中调停。你想黑旋风是个什么家伙，硬要锁井镇上拿出五千块大洋，这才罢兵。五千块洋钱摊到下牌户身上呀，咳！一家家庄园地土乱打哆嗦！”

朱老忠心里那股火气，就像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。他攥紧拳头，伸在背后捶着腰问：“谁是冯老兰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就是冯兰池呀！”

朱老忠抽着烟，闭上眼睛待了一会儿。猛然间放开铜嗓子说：“他更加厉害了？好，出水才看两腿泥哩！”话声震得屋子里嗡嗡乱响。一说到锁井镇上的冯老兰，好像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可是他不露声色，暗自思忖……

朱老忠又问：“你们也没人跟他打官司？”

“打！看怎么打吧！锁井镇上出了个朱老明，串联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，我也参加了。

头场官司打到县，输到县。二场官司打到保定法院，输到保定法院。三场官司打到北京大理院里，又输到大理院了！”

朱老忠红着脖子和脸，把胸膛一拍，伸出一只手掌，举过头顶，说：“这天塌下来，有我朱老忠接着。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，可是志气了一辈子。没有别的，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！有朱老忠的脑袋，就有你的脑袋，行不？”

严志和看着朱老忠，愣了抽袋烟的工夫。看朱老忠刚强的气色，像个有转花儿（注：指人有办法、有能力）的人，才有些回心转意，颤着长身腰，说：“听大哥的话，要不，咱就回去？”

朱老忠看说动了严志和，心上又鼓了鼓劲，说：“回去，跟他干！”

当年朱老忠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，走到保定。那时候这条铁路已经修上，可是他没有



钱，也坐不上火车，沿着铁路旁的村庄，讨着饭吃，到了北京。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，又到天津学织毯子。后又背上铺盖卷，提起两腿下了关东。

他一个人，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：在长白山上挖参，在黑河里打鱼，在海兰泡淘金，当了淘金工人。受了多少年的苦，落下几个钱，娶下媳妇，生了孩子，才像一家子人家了。可是，他一想起家乡，心上就像辘轳一样，搅动不安。说：“回去！回到家乡去！他拿铜铡铡我三截，我也要回去报这份血仇！”

朱老忠一家四口从关东回来，严志和一家担负起两家人的生活。

朱老忠得知他的姐姐在他走了后，就跳进滹沱河里自尽了，伤心得半天不说一句话。

听着老人们说着往事，严志和的大儿子江涛瞪起两只大眼睛，攥住拳头说：“这不是活欺侮人吗？那就不行！”